蹉跎岁月

叶辛 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叶辛

著

蹉跎岁月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蹉跎岁月/叶辛著. —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2018
（叶辛二卷集）
ISBN 978-7-02-013905-7

Ⅰ.①蹉… Ⅱ.①叶… Ⅲ.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Ⅳ.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42260 号

策划编辑　胡玉萍
责任编辑　涂俊杰
装帧设计　刘　远
责任印制　徐　冉

出版发行　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　　址　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　100705
网　　址　http://www.rw-cn.com

印　　刷　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经　　销　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　　数　337 千字
开　　本　880 毫米×1230 毫米　1/32
印　　张　13.125
版　　次　2004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
印　　次　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　　号　978-7-02-013905-7
定　　价　56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：010-65233595

叶辛

- 1949年10月出生于上海。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，国际笔会中国笔会副主席、上海市文联副主席、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。曾任《山花》《海上文坛》等杂志主编。
- 著有长篇小说《蹉跎岁月》《家教》《孽债》《华都》《客过亭》《圆圆魂》《古今海龙屯》等。另有《叶辛文集》十卷本等多套文集出版。短篇小说《塌方》获国际青年优秀作品一等奖，长篇小说《孽债》获全国优秀长篇小说奖。由本人担任编剧的电视连续剧《蹉跎岁月》《家教》《孽债》均获全国优秀电视剧奖。

“二卷集”序

叶　辛

两年多之前，中央电视台的一位女导演专程来到上海，为我拍摄中国当代文学大家的专题片。她五十五岁了，对我说，三十多年前，当她还是一个扎着两条小辫子的姑娘时，她读到了《蹉跎岁月》，那时她深为感动。三十多年过去了，当她接受今天这一任务时，她又拿起《蹉跎岁月》，她在读之前，想当然地以为，像她年青时代读过的许许多多作品一样，时过境迁，这本书已经过时了。没想到，读了以后，她还是深为感动，“一点也不过时哎，”她用有些惊讶的语气说，“你想，我已经是一个经历了人生的中年女性了，仍受到感动。”

她加重了语气：“我再不是没谈过恋爱的女大学生了！”

我觉得，她的这话，比所有的那些夸我写得好、写得如何如何的评论都让我高兴。

一本好书，是活在读者心上的。

一本优秀作品，是会活在几代读者心上的。

一本伟大的作品，历经时间和历史的洗礼与检验，是活在人民心上的。

所有的作家，有追求有志向的作家，都在努力使自己的作品能达到这一境界。

我已经写了大半辈子，创作了三十多部长篇小说，出版了一百几十本书，一半多是再版书。今年的上海书展推出了我的十八本书。除了长篇小说《古今海龙屯》是新作，散文集《我的山乡情》是

汇编本，十六本长篇小说全是再版的。其中的长篇小说典藏丛书，出版社考虑到图书市场的形势，只肯印三千套。六月底我见到样书，八月的上海书展上，社领导告诉我，书已经脱销了。另一家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则更干脆，给我来信说，叶老师，你还有哪几本长篇小说没编进书系的，一并给我们出。没想到我们印的七千套书系，卖得这么快。

我是清醒的，和一些书曾经有过的数万、数十万、上百万册印数比起来，几千册的印数实在微不足道。在我已经写下的三十多部长篇小说中，不乏一些受到好评甚至有争议的作品，诸如《我们这一代年轻人》《风凛冽》《省城里的风流韵事》《私生子》《华都》《缠溪之恋》《家教》《问世间情》《客过亭》等，这些书有的曾被电台多次广播，有的被改编成电影、电视剧，有的也曾一次一次再版，但在我所有的长篇小说中，《蹉跎岁月》和《孽债》无疑是其中影响最大和最受欢迎的，几乎在所有地方的文学活动中，签售活动中，都有热心的读者询问：你带《蹉跎岁月》来了吗？带《孽债》来了吗？

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一次决定将两本书作为“叶辛二卷集”推出，不但令我高兴，而且对关心我的广大的知青读者，对喜欢我作品的各个年龄段的读者，都是一件好事。

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曾经是推动中国整个社会、涉及成千上万家庭的一件大事。波澜壮阔的上山下乡运动当年触及亿万城乡百姓的生活，这一段历史虽然翻过去了，但它影响了整整一代共和国同龄人的命运。

历史的巨轮碾过，会将一切埋葬。甚至一代人的记忆，也会随着岁月流逝而消失。

但是文学、影像、意味深长的作品会因它的弥足珍贵而存在。

这一次再版，我花了两个月的时间，分别对两本书做了认真的修订。只是修订，纠正错别字、标点符号，没有重写过一句话。我要让这两本书保持他初版时的原貌。《蹉跎岁月》写毕于我三十岁时的

1979年,《孽债》写作于我四十出头时的1990年至1991年。那个年头我的小说语言,和我今天创作时的语言风格,显然是不同的。换一句话说,年近七旬的我,已经写不出我三十岁和四十岁时的那种语言格调了。《孽债》英文版,也是根据初版本翻译的。

岂止是语言有所变化了,在重读和修订这两部书时,我发现小说中描写到的近半个世纪前的山野乡村里赶场的情形,村寨上社员群众参加群众大会的氛围,山野四季里的景物,今天再走进贵州山乡,也很难寻觅了。尤其是知识青年的服饰打扮、衣着,知青点上的陈设、布置、生活设施,都一去不复返了。尤其那个年头的花销,钱的数量,男女知青之间复杂、微妙、既有竞争又有妥协的关系,都带着那个特定年代的痕迹和特点。决非现在人们时常讲到的什么"单纯""热情"一两个词能概括得了的。

记得《孽债》在近年重播时,很多上海人都惊讶地发现,今天的上海家庭,早已不是电视剧中的那种居家陈设了。想想,时光只不过翻过去二十年呀!且别说知青时代,离开如今已经四五十年了。

关于知识青年,关于上山下乡,在百册规模的《中国知青文库》总序中,在我写下的《论中国大地上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》《中国知青运动的落幕》两篇论文中,在十年之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推出的《叶辛经典知青作品文集》(八卷本)的序"永在流淌的青春河"中,我已做了充分的阐述和概括,就不在这里重复了。

好在这些文字网上都能找到,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在阅读小说之后找来一览。

中国知青的历史,是二十世纪历史中一个无法抹去的凝重印记,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如果说小说是一部生命之书,那么这生命必然是我们体验和经历过的有血有肉的生命。

如果说小说是一部闪光的生活之书,那么这生活必然是五光十色、栩栩如生、有风流也有苦难、有欲望也有拼搏、有烦恼也有猥琐、

有挫折也有奉献的生活。

但愿我的这一套“二卷集”仍能打动读者的心。

2017 年 9 月 9 日下午三时许

于上海寓所

一

柯碧舟和杜见春是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认识的。

那是一九七〇年的夏天。一个星期日，上海知识青年集体户所有的同学都赶场去了，柯碧舟一个人在家。好不容易有个安静的时候，柯碧舟抓紧时间，在两个箱子叠放起来的“桌”面上，摊开几张纸，写短篇小说《天天如此》。这故事他构思了好久，主人翁又是他最熟悉的一个同学，早就想抽时间写了，可总是没有机会。平常，集体户里很少有个安静的时候，出工回来，有人洗衣服，有人闲聊天，有人哼歌曲，也有人“法拉米、法拉米”地拉二胡，根本别想有个清静。即使逢到赶场天，也是有些人去赶场，有些人留在茅屋里，抽烟、打牌、喝酒，闹得个不亦乐乎。今天不知怎么搞的，知青们像约好了似的，吃过早饭，换上干净衣裤，通统赶场去了。柯碧舟求之不得，待他们一走，就奋笔疾书。

在飞蝉涨潮般的鸣唱声中，柯碧舟仿佛又见到了自己的老同学谢楠康，他分配在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工作，日复一日，过的是“天天如此”的生活，枯燥、乏味，静如死水。他想改变这种生活，却总是克服不了自己的弱点，自己替自己感到害臊，自己原谅自己，于是他习惯了这样的生活，并且常常寻找理由自己安慰自己。

叽喳啁啾的鸟雀声听不见了，涨潮般的蝉鸣停止了，柯碧舟都没知觉，他沉浸在学习创作的喜悦之中，忘记了自身的一切。他的头发足有半寸多长，早该理了，却没想到该去理一理；他赤脚踏在泥地上，脱下的布鞋浸在脚盆里，没想到去洗一洗。身上打了好几个补丁的沾满泥巴点子的衣裤，本来计划今天脱下洗干净，也给他忘了。只在

厚厚的干打垒泥墙上开了一个窗子的茅屋早已暗淡下来，屋内的光线淡弱到仅能辨别白纸上的字迹，他却没有知觉。

原来，早晨还是晴朗朗的，此刻，大雨已经下了近半个小时了，雨点子打在集体户外的包谷叶上，“达达”直响，柯碧舟竟然都没听见。直到寨外的山峰巅上扯起一道刺目的火闪，跟着一个惊天动地的急雷“轰隆隆”打响，柯碧舟才被吓得抬起头来，向小窗外望去。

嵌在厚泥墙中间的玻璃窗上，几小股雨水歪歪扭扭淌下来；近处的山坡上，鞭笆杆、丝茅草、芭茅草都被风雨摇曳着、撕扯着，向一边歪倒过去。寨外的田坝里，密织的雨网像笼起了雾。集体户外的屋檐下，屋檐水哗哗地淌到檐沟里去。嘈杂的雨声和流水声太喧闹，柯碧舟的文思被打断了。

他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，揉揉有点发酸的眼睛，习惯地抬起头来，望着黄泥巴墙上贴着的一张白纸。白纸上，用毛笔蘸了红墨水写着两行遒劲有力的字：“不要自馁，总是干；但也不可自满，仍旧总是用功。”这两句话，显然是他的座右铭。柯碧舟吸了一口气，正想再埋下头去，耳朵里又听到几下“笃落笃落”的轻响，他立刻又直起腰杆，警觉地望着茅草铺的屋顶。插队落户一年半了，每当下雨时，都是知识青年们焦躁不安的时分，尤其是暗流山区这一带，已经两个多月未下雨了，突然乍一下大雨，茅屋顶非漏不可。果然，他凝神一听，好几个知青帐顶铺的塑料布上，都“滴滴答答”地响起了漏雨声。柯碧舟站起身来，仔细察看着，有没有水流如注的现象。还好，春上茅屋顶重新翻盖了一下，雨漏得不像去年那么厉害了。柯碧舟又担忧起围绕茅屋挖的檐沟来了，好久没下雨，檐沟里的枯枝、杂物没细细掏过，水是否被堵塞了，一堵住，水漫上来，浸透泥墙，可要倒塌的呀。他屏息听着那“哗啦啦”的流水声，默默地点点头，心里说，听声气檐沟还是畅通的。

正在柯碧舟侧耳细听的时候，集体户外传来脚踏泥泞地的“啪啦啪啦”的声音。柯碧舟原来以为那是过路人，并没在意，可没料

到，脚步声直响到集体户大门口屋檐下来了，还能听到“呼哧呼哧”的喘气声。

也许是同户的“快脚”苏道诚回来了。

柯碧舟暗忖着，等待大门被推开的声音。但大门并没动。很显然，不是苏道诚回来了，门外站着的，是个雨天时碰到的躲雨人。想到集体户的屋檐很窄，躲不住这么大的风雨，柯碧舟决定去给躲雨人开门，让他进屋来坐一坐。

柯碧舟从男生寝室走到灶屋里，正要去开门，“嘭”一声，门被推开了。柯碧舟吃了一惊，定睛望去，更使他瞠目结舌，不知说什么好。

门口站着一个个儿高高、体形颀长、虎虎有生气的姑娘。她浑身上下全被雨水打湿了，乌黑的头发水淋淋地闪着光，淡蓝色的府绸衬衣，紧贴着微微隆起的胸脯，一条草绿色的裙子，直往地下滴水，黑色的搭扣布鞋和白色的尼龙丝袜，沾满了泥浆点子，湿漉漉地巴在脚上。

姑娘也在打量着屋里的青年：两三个月没理过的头发，一张清瘦黑红的脸，忧郁沉闷。略微往眼窝深处陷去的眼睛，沉思般地瞅着人。他中高个儿，生就一副痴呆相，穿一身脏得姑娘们不能理解的补巴儿衣服，光脚板站在泥地上。一般地来说，五官端正的小伙子都很引人注目，可眼前这个，不但不叫人注目，倒有些怕人。

“为什么不叫我进屋？”姑娘开口了，她的声音清亮悦耳得惊人，柯碧舟感到，集体户的两个女知青，没有一个人的嗓门会像她那样好听，哪怕是一心指望自己当个女高音歌唱家的华雯雯，也不能同她相比。

姑娘的语气咄咄逼人，叫柯碧舟不知如何应付了。他讷讷地说：

“你进屋坐吧，我正想来开门呢。”

他的声音喑哑低沉，使得姑娘费劲地眨了眨眼睛，才听明白。她清朗朗地一笑，一边信步走进灶屋，一边说：

“我心里是在纳闷呀。看看门，没上锁，屋里好像是有人的。可

仄耳听听，奇怪，一点儿声响也没有。你一个人倒真闷得住！还有其他人吗？”

柯碧舟摇摇头。他这会儿听清楚了，姑娘的嗓音恰像金属弹子丢进玻璃杯时响起的声音一样，很动听。

姑娘走到屋中央，随手拉过一条板凳坐下，仰着脸问：“有火吗？你们是烧煤还是烧柴？”

“煮饭是烧煤。”柯碧舟有点醒悟地答着，望了望她湿透了的衣裙，说，“我给你拿柴，烧堆火，你烤烤！”

说着，他转身去墙角拢干柴。

一忽儿工夫，柯碧舟在灶屋中央冬天烤火的灰坑里烧起了一堆火，他烧的火很相宜，不大不小的火焰，红亮亮地燃起来，枯枝干柴，堆得像座小巧的宝塔。

姑娘眨巴着眼睛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，脸上显出股好奇的神色。看到火烧起来，她愉快地坐在火坑旁，双手扯扯府绸衬衣，随而撩起裙子，拿平了烤着。

柯碧舟陪她坐在离火坑两尺远的地方，暗暗打量着她。这姑娘眉毛不长，淡淡的一个小弧圈，眉毛下一对流光泛彩的眼睛，瞅着什么的时候异常专注凝神，有一股逼人的气势，但并不让人觉得犀利。鼻梁笔挺，嘴唇微厚，抿着嘴儿的时候，略略鼓起来。她显得健康、壮实，蓬勃而有生气。红彤彤的脸膛，总是带着点儿笑意，尤其显著的，是她这么微笑的时候，右边嘴角总是透出一缕带有讽刺意味的笑纹。她那结实浑圆的双肩，看得出很有力气。烤着裙子的时候，她不时地抬起眼皮瞥柯碧舟一眼。柯碧舟忽然想到，自己这样偷偷打量她，是不礼貌的，于是便垂下了眼睑。每当这时候，他消瘦的脸上便呈现出一股郁闷、惆怅的神情，好像阴云遮住了他的脸膛一样。

烤着火，姑娘翻起眼，瞅了他几下，立刻发现了对方滞晦的脸色。她掀动了一下裙子，望着柯碧舟问：

“你在生病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那你怎么心事重重的?”

柯碧舟苦笑了一下,不答话。

灶屋的门大开着,豆大的雨点击打在茅屋外的泥地上,溅起泥沫水珠,打湿了两块梓木门板。滂沱大雨仍在继续下着。

裙子先烤干了,姑娘问:“你有扇子吗?”

“有。”柯碧舟去自己床头拿了把黑色的折扇递给她。姑娘打开折扇,瞅了一眼,笑道:

“嗬,你叫柯碧舟。好怪的名字。我叫杜见春,你听说过吗?”

“没有。”

杜见春扇着脸,又问:“你们集体户有几个知青?”

“六个。”

“几个姑娘?”

“两个。”

“两个姑娘叫什么名字?”

“唐惠娟和华雯雯。”

“嗨,你这个人真叫怪,像个算盘珠珠,拨一拨,动一动;我问一句,你答一句。不能多讲点情况吗?”

柯碧舟摊开一只手:“讲什么?”

“你们四个男知青叫什么名字?”

“我一个;还有一个叫苏道诚,高干子弟;另一个叫王连发,高级职员出身。第四个叫……叫肖永川……”

“那个小偷?”

柯碧舟紧紧地闭一下嘴,点了点头。

“你这人真有点叫我发笑,说那些男生的时候,为什么都要报家庭出身呢?”杜见春“啪达啪达”用劲地打着扇子,爽朗地笑着:“哈哈,我又不是来搞运动的,要排左、中、右,划分阶级阵线。”

柯碧舟的眉梢耸动了一下,闭紧了嘴,不吭气儿。

杜见春察觉到柯碧舟不悦的脸色，不露声色地岔开话题道：

“告诉我，你们六个知青出工勤快吗？队里对你们的印象好不好？去年每个劳动日值好多钱？知识青年能够自给自足吗？业余时间你们干些什么？”

面对杜见春连珠炮似的提出的一串问题，柯碧舟蹙着眉头，右手一个一个顺序拨着左手的手指，一一简短地回答：

“我们都出工。其他人勤快不勤快我不知道，我是天天出工的，除非生病。队里除了对肖永川有点嫌恶，对其他人似乎都好。去年每个劳动日摊到六角，天天劳动，勉强能自给自足。业余时间各干各的事。”

杜见春亮闪闪的目光入神地盯着柯碧舟，仔细听着。见他答完，她又不客气地笑着说：

“你真自私，别人勤快不勤快你会不知道？住在一幢茅屋里嘛。业余时间各干各的，都干些啥呢？”

“串门的，拍马屁的，拉二胡的，抽烟的，翻书的，啥都有。”

“你呢，干些什么？”杜见春的双眼毫不放松地望着他，望得柯碧舟都有些慌神。他回避着她那灼人的眸子，讷讷地说：

“我么，我不干啥……”

“撒谎！星期天你不去赶场，躲在屋里肯定有事。”杜见春尖锐地说，“说，你干些什么？”

“我……我在学习写点东西。”不知怎么搞的，在她审讯般的逼问下，柯碧舟不得不照实说话，可话一出口，他的脸就不好意思地泛红了。

杜见春两条淡淡的眉毛闪动了一下：“写什么东西？”

“小说。”

“真的吗？”杜见春大感兴趣地扬起双眉，“你倒是真有毅力。写的是什么小说，能给我看看吗？”

柯碧舟的脸涨得绯红绯红，为了掩饰自己的忐忑不安，他伸手拿

过几根干柴，支支吾吾地说：

“不能给人看，也不能给你看。我也根本……根本没有写完……加几根干柴，你再烤烤……”

“不用加了。”杜见春收起折扇，友善地说，“看，我的衣裙都干了。这一小点火，烤烤鞋袜足够了。”

柯碧舟忙乱地收起柴，仰起脸来，正望到杜见春那双灼灼撩人的眼睛。她显得坦率、自如，头一次走进集体户，竟好像在自己家里一样。同柯碧舟讲话，也仿佛是相识多年的同学，直爽得惊人。火光的一闪一亮中，她的双颊上喷着两朵红云。光滑红润的额头上，沁着几颗晶莹的汗珠。

柯碧舟移开目光，若有所思地望着屋角落，那儿置放着一只大木桶，一对水桶，这是集体户的公共用具。他站起身，走进男生寝室，打开木箱找出一条崭新的蓝白条毛巾，拿出脸盆，舀了点水说：

“你洗个脸吧！”

杜见春嫣然一笑，显然含有感激的意思，说：“谢谢。你还没请我喝茶呢。”说着，她舔了舔嘴唇。

柯碧舟抬头细瞅，这时才发觉她微厚的嘴唇有点干燥，嘴角边那缕颇具讽刺味的笑纹，那么明显地翘起来。他急忙低下头又去屋里拿出一只搪瓷白茶缸，倒了一杯开水，递给使劲洗脸的杜见春说：

“我没茶叶，你喝白开水吧！”

杜见春嘴角一翘，笑吟吟地直点头：“白开水也很好，谢谢，谢谢。”

倒了洗脸水，杜见春端起茶缸“咕嘟咕嘟”喝了两大口，粗粗地喘了口气。她显然很渴了。见柯碧舟凝神望着她，她抹抹嘴角，吁了一口气说：

“这水真甜。”

柯碧舟自她进屋后第一次微微笑了。

杜见春发现，脸貌粗看有些吓人的柯碧舟微笑的时候，非常动

人。她探究般地看着他，用劝解的口吻说：

“有空该洗洗衣服、理个发。你们男生，都是懒鬼。”

柯碧舟的脸红到脖子根，不好意思地垂下了头。奇怪的是，被她当面揭了短，他并不恼。相反还诚挚地点了点头。

一阵风吹过，雨显见得小多了，雨点子不像刚才那样“哒哒哒”击着地面直响了，屋檐水也减弱了“哗哗”直流的势头。柯碧舟估摸着，时间近黄昏了。他转身向大门外望望，生怕五个去赶场的知青此刻回到集体户来，看到他和一个姑娘相对坐着，那多尴尬啊！他盼着雨快点停，烤干了衣服的杜见春也该走了。

可杜见春并没想到走，她带着一种年轻姑娘的关切，向前凑凑问：

“告诉我，你是怎么下乡的？”

“我？”柯碧舟怔了一怔，结结巴巴地说，“你、你是要我讲假话，还是真话？”

“当然是真话啰！”杜见春语气中带着绝大的惊异说，“莫非人还愿听假话？”

柯碧舟有些局促不安，他机械地咬了咬牙，声音呆滞干涩地说：

“我是没办法才下乡的……”

“什么什么？”杜见春惊叫起来，锐声呼叫着打断了他的话头，“你不是自觉地上山下乡干革命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来的？啊，你这人真落后，真落后！”

柯碧舟被这两句话刺痛了心，他闭了闭眼睛，微点着头承认道：

“是的，我真落后。是真落后。”

杜见春惊愕地瞪大了一对闪烁发光的眼睛，直愣愣地盯着柯碧舟，仿佛一眼要看到他心里去。柯碧舟毫不遮掩的回答，显然使得她犯疑了，她放缓了口气，岔开话题说：

“我是积极主动地要求下乡来的。你想想，波澜壮阔的上山下乡运动风起云涌，如海的红旗，欢送的人流，充满期待的笑脸，改造世

界、建设祖国的崇高职责，一代革命青年，能无动于衷吗？能站在时代的潮流之外吗？不能，绝对不能！我们一定要投身于这场伟大的革命，沾一身油污，滚一身泥巴，用劳动的汗水改造世界观，做新时代的开拓者。把我们年轻的生命这一滴水珠，汇入时代的洪流。所以，尽管我完全有条件留城，我还是到山寨来插队落户了。”

杜见春满以为自己这一番慷慨激昂的话能打动柯碧舟的心，哪知道柯碧舟半闭着眼睛，在她说话时，接连转身向门外望了两次。

杜见春被他这种轻蔑的态度激怒了，她把茶缸往板凳上重重地一搁，“呼”地一下站起来，说：

“谢谢，我走了。”

柯碧舟这才把眼睛睁大，赞同地说：“雨也已经停了。”

果然，屋檐水已经要隔好久才往下滴一颗水珠了。只是浓黑的乌云仍堆积在空中没有散去，给人一种压抑感，看样子，随时有可能又下起大雨来。

杜见春活到二十二岁，从来没碰到过柯碧舟这样个性的青年人。她几大步走到门口，回过头来，重又上下打量了他一下，蓬乱过长的头发，黑瘦的脸盘，悒郁的眼神，打满补丁的衣服，光着一双脚板。针对他的自甘落后、消极悲观情绪，她真想愤愤地训斥他几句，可话到嘴边，却又咽下去了。他的举止神态实在有些异样，又有些令人怜悯，她冲到喉咙口的话变成了这么一句：

“你有雨衣吗？借我……”

这一回柯碧舟不但脸涨得通红，还显得很狼狈，有些局促不安，他极不情愿地回答：

“雨衣和伞我都没有。我很穷，对不起。”

杜见春只觉得自己的心抽搐了一下，她一眼也没看他，急促地说：

“那好，我跑快点赶吧！”

话语比急急站起身来时柔和多了。